

# 小说创作论

XIAO SHUO CHUANG ZUO LUN

魏润身◎著

华艺出版社

I05/215

0012134

# 小说

# 创作论

XIAO SHUO CHUANG ZUO LUN

魏润身 ●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创作论/魏润身编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 - 80142 - 504 - 9

I. 小… II. 魏… III. 小说 - 创作理论 IV. 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937 号

## 小说创作论

魏润身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3

电话 (010)82885151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mm × 1168mm 1/32 10.75 印张 237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

ISBN 7 - 80142 - 504 - 9/I·220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卷首语

到底什么是小说？它跟诗歌一样，几千年来众说纷纭，扯不清。有人物、有事件、有环境的叙事作品就是小说？社会生活它展示了，人物形象也塑造了——仍不是，充其量是故事，是笔录下来的评书，这样的东西有的是，如果统统称为小说，那文学梦好做，小说家也便象土豆一样，叽里咕噜滚得满地都是了。小说既不是老祖宗甚不待见的“浅识小道”，“琐屑之言”，也不是梁启超、严复推崇至极的经邦治国的“国民之魂”，“正史之根”，它是一种供人消闲解闷，咂摸人生，长些见识，怡情雅性的文学样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给它定位绝非易事。鲁迅先生认为，“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扇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都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不管唯心还是唯物，小说在不同个体心目中的分量，应当是各不相同的。不过视之太重者还是要心态放平，既然老祖宗已然把此“说”前面冠了一个“小”，那就安于其小为是，论起它来也大可不必危言耸听。本人觉得我这个教书匠做的一切于学生——从来不敢“妄”于社会，“妄”于国家，“妄”于人类，问心无愧微乎其微。因为人类善于膨胀，思想善于膨大，其实我们不必强调什么人类渺小之类，和宇宙、时空比起来，“渺小”这个词汇都显得重得不能再重了！国人的口头禅是干事业，他们自以为从事的“事业”多么重要多么神圣，其实许多真的无意义不重要没价值。众多博大精深者言必称自己正在从

事着一项弥足重要的国家级、世界级的项目、工程、课题或研究——在中国这个没有自己哲学国度的今天——的社科领域——尤甚，其实大多是玩笑是扯皮是打着昌明科学的旗号把钱骗到自己的口袋了事。自恃的伟大也不过是他们的自我感觉罢了。那些莫须有的膨化很虚无很滑稽——绝对不重要，而且多是糜费民脂民膏的挥霍与浪费。当代的学人、作家为什么自我感觉一个比一个好？关键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意义与不重要。自然，我在这里涉及的小说话题意义更不大，请你千万明底里。

有人自会问，那你写它干什么？——完全是自我的，个人的——表达。人有喜怒哀乐，抒情宣泄是必要的表达。你认为有用就是公益的，没用就是我自己自言自语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近些年举办了多期业余文学研修班。二三十位在京作家每周一讲，与诸多文学爱好者探讨创作。每次放眼台下的“莘莘学子”，下至文学少年上至耄耋老者的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洗耳聆听，心中既酸楚又感动。孔方兄当道的今日，竟还有这多文学的执着，看来小说不会消亡了；可是小说又绝不是靠听别人讲授你就能够大彻大悟马上动手操练的——废寝忘食地写也不成——我的一位中学老师信誓旦旦多少年：这辈子一定要写出一部中篇小说来！至今年近八旬还在写——不屈不挠的勤奋照样在他这位渊博的语文工作者身上无法兑现毕生的追求与宏愿。听也不成写又不成，小说到底怎样才能做出来？在始终不悟其道的执着面前，它又确实挺难拿捏的。所以我最初曾将本书名为“小说味道”，小说味道一言难尽，和有志于小说创作的执着们一起探讨，一起琢磨。

常常，一个精彩的细节就能构成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可



是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现成的精彩？其实大部分细节都是虚构的（不但我写的小说细节是虚构的，我的散文细节也是虚构的），可是许多初学者多少年来在苦苦地寻觅细节、记录细节、体验细节，他们误入了细节必须是“真实的发生”的误导，当然也有他自己的误读，谁说真实就得真正发生过？如果你不违背生活的逻辑，不违反人之常情与自然法则，放开手脚去虚构，你就不会再为找不到细节愁眉苦脸了。“情节是虚构的细节是真实发生的”一些传道者在自已也不甚明了的情况下，照本宣科教科书，加之勤奋好学者的刻骨铭心，古稀之年的一些人还在苦苦寻找细节——却又踏破铁鞋无觅处，那就不足为奇了。北京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文艺版编辑一次对我说：“某某作家写一男一女在树林中做爱，蚊子萦绕周身，一边做爱一边挨咬的细节感受特逼真，他一定有在夜晚树林偷情的真实经历！”我无言以对，这用经历或是体验吗？你到那儿不是为偷情不是为做爱而是去下棋去出恭，蚊子该咬你还咬你该叮你还叮你该吸你的血还吸你的血，不管你在干什么。许多人“酱”在细节“要真实”的误区难以自拔，真是可悲可怜又挺不可救药的。

不少人塑造人物的时候常常困惑：小说重在描写，我要如何描写他的相貌、如何描写他的神态、如何描写他的心理、如何描写他的行动呢？从中小学的语文学习开始，许多人就被“描写”窒息了。多少小说理论也不厌其烦地阐述：“小说的表现手法主要是由叙述和描写穿插进行的，抽象的叙述是不能创造形象的，即便是比较具体的叙述，其形象性也很微弱。而描写则可以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在构成形象上，描写比叙述显然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叙述只能用在小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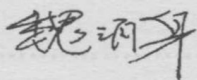
开头、分叉、接榫——启承转合处——大错特错！小说是叙述的艺术，小说最基本最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就是叙述，没有叙述就没有小说，恰恰没有描写倒是无关大局的。叙述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你驾驭语言的功力，叙述包括了你居高临下——对通篇小说的运筹与统揽，取舍与权衡，把控与鸟瞰，布局与谋篇——详细的叙述就是描写，简约的描写就是叙述，它们之间融会贯通根本没有什么大区别。明白了小说创作的家什主要是叙述，你就不会在十八般兵器面前犹犹豫豫不知所措了。根本不必去琢磨什么描写什么叙述，会纵横摆阖圆通于笔地讲故事，你在小说表达这一关上就算通过了。

不要误入西方理论家们那淡化情节无情节小说的鼓惑，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当然习惯也会随着时代而变化。但是时至今日，没有故事情节的小小说大多中国人不喜欢。如果你暂时只会编故事，那就编下去，如果哪天你编的故事能够让人有些嚼头，你的作品味道也就出来了——有味道有意蕴的故事作品不是小说是什么？既然小说与故事这般关切，那你明白人们为什么喜欢小说之中的故事吗？好听好读好玩有趣味有意思耐琢磨。许多初学者总想写苦闷写悲愤写憾恨写伤痛写凄苦写惨烈写血腥写缠绵想抒发想歌颂想宏扬想激愤想正义想揭露想鞭笞想批判想讽刺想唾骂想控诉——全可以都没错——不成功大多出在太严肃太正经太郑重其事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呆板枯涩上——没趣味。小说不是哲学不是宗教，更何况即便是宗教的——圣经佛经古兰经都是以故事形式传播的，那还用提小说吗？不管如何表述，你的小说趣味了，刺激了编辑读者也就跟着刺激了。人生的过程就是寻求刺激的过程，小说刺激不了读者，那要小说干什么？

多年絮烦在大学讲台上,深知中文系的许多学生入学之始都曾做过文学梦。但是随着学理化学院化的模式深入,创造、灵气日渐磨蚀,向往、理想越来越淡,自然从大学的课堂里很难走出作家来。大学里的生活不是生活?大学里为什么培养不出作家来?盼望教育的主持者反思,希望课堂上的讲授者关注。——现行文科院系的课程设置、培养导向与教育体制没有增强反而弱化了学生的创造力。本书首要的写作对象就是面对大学生朋友的——平等地交流,解析小说构成,在小说的想象力感悟力表现力创造力上罗嗦些琐屑,很可能偏见偏激,很可能谬误俯拾,但我本人的感受却是真切的。

最后送给致力于文学创作的青年朋友一句话:小说要多读,看看人家写的是什么,这“什么”又是怎么写出的。如果有志者非要在小说创作的崎岖上攀登出个究竟来,那就不必太匆忙。匆忙体味不出小说真味,也会遗漏好风景。小说创作的一路上,错落有致着许多好风景,走走停停稍安勿燥,没准儿哪一天你会顿悟:哦,风景,风景原来这般亲切,我也能与之比肩,我也是风景之中的一道风景。

衷心祝愿你,未来的风景。



2003年8月



## 目 录

|                    |     |
|--------------------|-----|
| 小说的情节 .....        | 1   |
| ●活泼与新鲜 .....       | 4   |
| ●命运与牵系 .....       | 12  |
| ●真实与情理 .....       | 25  |
| 小说的趣味 .....        | 39  |
| ●营造趣味氛围 .....      | 40  |
| ●幽默的艺术 .....       | 45  |
| 小说的疏密 .....        | 66  |
| ●关于叙述与描写的不界定 ..... | 66  |
| ●小说闲笔 .....        | 90  |
| ●小说线索 .....        | 106 |
| 小说的文采 .....        | 121 |
| ●朴素自然 .....        | 122 |
| ●简约凝练 .....        | 134 |
| ●尖新求变 .....        | 148 |
| 小说的细节 .....        | 165 |

|                   |     |
|-------------------|-----|
| ●细节与作品的表现力 .....  | 170 |
| ●细节与人物的生命力 .....  | 177 |
| ●细节真实的盲点 .....    | 193 |
| 小说的眼睛 .....       | 203 |
| ●熠熠闪光的眼睛 .....    | 204 |
| ●含蓄蕴藉的眼睛 .....    | 214 |
| ●藏匿起来的眼睛 .....    | 229 |
| 小说的意识 .....       | 243 |
| ●对事件的想象与判断 .....  | 244 |
| ●人物刺激的生发与联想 ..... | 255 |
| ●感受的明晰与释放 .....   | 264 |
| 小说的韵致 .....       | 273 |
| ●小说的丰富 .....      | 274 |
| ●小说的深刻 .....      | 280 |
| ●小说的含蓄 .....      | 288 |
| 小说人物的对话 .....     | 306 |
| ●对话要精致 .....      | 307 |
| ●对话为刻画性格 .....    | 316 |
| ●使叙述丰富并衍生变化 ..... | 327 |

## 小说的情节

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认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这是所有小说都具有的最高要素”<sup>①</sup>（当然，有的现代西方美学家主张小说不要情节、细节、人物，只是表现自我，这种主张另当别论）。而我们一谈到故事，就必然和情节联系在一起。没有情节的故事也就不成其为故事了。而我们又是从“小说是一种带有哲理的故事”这一角度去研究它的，那么小说的情节当然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了。

不过，小说中的故事和一般故事的情节还是不同的。一般的故事更多地注重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常常忽略了人物的塑造。而小说的情节则是以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基础，从大量的生活事件中，经过艺术的集中概括和重新组织结构而成，其矛盾的冲突有着完整的过程，应该也必须能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人与人的关系变化，能给人以感悟或享受。如果一部小说抽掉了情节这一要素，即便它先锋且现代，但是情节所充当的揭示人的内心的作用缺失了，那么文学即是人学的这一共识也自然会贬损与削弱。

<sup>①</sup> 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 1981 年版

“情节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之一。短篇小说的情节,也就跟任何一种作品的情节一样,完全不是什么奢侈品,不是一个作家为了图方便或引人入胜才随便采用的布置插曲的工具。情节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形式的要素,来反映现实的运动,反映社会、某些集体、某些性格的发展趋势。没有情节的作品只是一个时机的拍照,只是物体的表面的描绘。要想在文学作品中充分地深刻地描写对象,都是处在不断的运动中和发展中的,而这种发展的趋向和它的强度,也就是衡量该现象及其对现实的主要尺度。”<sup>①</sup>不管佛斯特把情节看成是小说的最高要素也好,还是索斯金认为短篇小说中的情节绝不是奢侈品,但他们共同强调了情节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晋书·阮籍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要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这几句晋帝与阮籍的对话虽然只有六十多字,可是一波三折,令人于一俯一仰中感悟出深刻的道理,不但形象鲜明,而且让“坐者”与读者都难以忘记,它们都源于情节的魅力与效果,——此波澜太妙不可言了——

有人谈到一个人杀了自己的母亲,本来这是一件必然会引起公愤的事情。可是阮籍却旁逸斜出杀父一事,说:“杀父亲还成,怎么能够杀母亲呢!”在座众人自然大惊,杀父杀母都天理不容,现在出了杀母命案阮籍怎么能说杀父还可以?当着皇帝这般放肆,岂不触犯龙颜!在此,阮籍的一句话掀起波澜,使人们的心都悬起来。

<sup>①</sup> 索斯金:《谈短篇小说体裁的运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果然，晋帝责问，杀父是天下极恶之事，你怎能竟说可以？此时，晋帝与阮籍的冲突使“坐者”与读者都捏了把汗。岂料，阮籍打了个巧妙的比方，他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所以作为人，杀父是同禽兽一般的行为；而要是杀母，那就禽兽都不如了。形象生动的几句话突现峥嵘，使得人们恍然大悟疑团顿开，喻理之深警策之切一俯一仰尽显跌宕。阮籍性格跃然纸上。

这就是情节的魅力。试想，如果没有“杀父乃可”的楔子，“坐者”也就不会“怪其失言”，晋帝也不会怒诘阮籍，这种俯仰造成了奇特的艺术效果，使得人物传记都变得拔峻曲折了。

马识途在谈到情节时认为，好的小说就好比“引人游山观景，总不能只是平原大坝，一览无余。总要引他到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去处，一时异峰突起，一时波澜壮阔，一时山穷水尽，一时柳暗花明，这才有个看头”<sup>①</sup>。他是从读者的审美需求上谈的情节，实际上就是读者在阅读时追求艺术作品的变化为其带来的享受。古今中外的好小说都是以其丰富多彩的变化倍受人们喜爱的。只有流动与变化才能给人以活力和美感。脂砚斋在《红楼梦批注》中说，“山无起伏，便是顽山；水无萦回，便是死水”，他对小说的流动美变化美打了最最恰当的比方。“山无起伏”便成了一坨山，一块山；“水无萦回”自然成了一潭死水，它们丑，缺失了艺术美感，自然不会被喜爱。

我们讨论小说的情节，并不是人为使得山水峥嵘激湍将其顽山与死水的面目整容而改变。“事物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曲线，

<sup>①</sup> 马识途：《我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文学：回忆与思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而不是直线。文艺创作中情节的表现也应当是这样”<sup>①</sup>。柯灵在分析《红楼梦》中宝玉、宝钗订亲,造成了对黛玉的致命一击时,认为这一层帷幕的揭开,实在经历了曲曲折折。一开始,是黛玉对宝玉这些天来说话吞吞吐吐忽冷忽热感到怀疑,实则是她疑心而已,接下来她从雪雁和紫娟的谈话中听到了宝玉订亲的消息,她的身子有如“撂在大海里一般”,从此只盼早死,病势一天天地沉重起来。但是,雪雁听到的原来是误传,侍书向雪雁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宝玉并未放定,只是请客讨好贾政,提了提亲,说是贾母心中早已有入,是园中的,还要亲上加亲。黛玉听了,又误会了贾母的意思,以为老太太内定的是自己,故而转危为安,日渐加重的场反而好了。这时丫头们奇怪,说黛玉病也倏忽,好亦突然,此又是一个顿挫。直到后来她无意中从贾母房中的傻大姐口中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才一病梆起,演完了自己的人生角色。回顾每一个人的人生旅途,生活、爱情、事业都不会一帆风顺。即使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也常常会有几起几伏的一波三折。那么,起伏的情节昭示坎坷的人生,演绎有趣的故事,切合生活的逻辑。所以小说的情节不只是生活的必须,而且是生活的必然。但是,小说毕竟不是生活的原版,那么小说的情节就要遵循生活的规律,使之真实地展现出斑驳丰富与陆离。

## 一、活泼与新鲜

不管我们看什么小说,只要稍有似曾相识之感,便立刻会兴

<sup>①</sup> 柯灵:《文艺絮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味索然,这就是因其不活泼也不新鲜,落入俗套而使然。所以,情节的首要因素是新鲜,不管爱情、命运、生死的主题多古老,只要赋予它新鲜的情节,那么艺术本身就具有了活力,读者也就会在新鲜活泼的情节牵引下,读得有滋有味,情趣盎然。

海明威的《印第安人营》,写的是少年尼克随着他的父亲和叔叔坐着小船度过一片湖泊,到印第安人营地去给一位难产妇女接生的故事。当时,这位难产的妇女躺在双层床的下面,因为生不出孩子而痛苦的喊叫。营地的男人都跑到路上,“直跑到再也听不见她叫喊的地方”见其这叫声对人的刺痛与折磨。当尼克同爸爸、叔叔进到女人的房子时,她还在痛苦地尖叫。双人床的上面,躺着这位难产妇女的丈夫,三天前,他的腿被斧头砍伤了,“伤势很不轻”。尼克的父亲叫人烧开水,开水烧好之后他开始为妇女接生。因为没有带麻药,他说,“让她去喊吧,没关系,我听不见,因为没关系”。在医生的职业心态下,他从容不迫地给这位印第安妇女手术,接生。尼克的叔叔和三个印第安男人按住产妇不让她动,她疼得咬尼克叔叔的手臂。一个男孩子终于生出了,尼克的爸爸拍打着婴儿的屁股。在为印第安妇女接生的全部过程中,小说只写了产妇丈夫一句话,就是医生听任女人喊叫的时候,“那做丈夫的在上铺转个身靠着墙”。而现在完成生产之后,医生认为妇女难产的时候,“做爸爸的最痛苦”,下面的情节是这样子——

他把蒙着那个印第安人的毯子揭开来。他这么往上一揭,手湿漉漉的。他踏着下铺的上边,一只手提着灯,往上铺一看,只见那印第安人脸朝床躺着,他把自己的喉管自两耳之间都割断了。鲜血直冒,流成一大

滩,他的尸体使床铺往下陷。他的头枕在左臂上。一把剃刀打开着,锋口朝上,掉在毯子上。

这是何等意想不到的结局!产妇的丈夫自杀了,他承受不了妻子分娩的痛苦,他以死亡传递出自己一腔的爱意与心灵撕裂的震颤。

爱情的题材古老得不能再古老,很无奈,它又是永恒的主题。如何在永恒的主题上挖掘出爱的新意,确实令无数作家绞尽脑汁。拙劣的小说家重复花前月下,不管信誓旦旦或同归于尽,常常落入俗套而使人生厌。可是,海明威笔下的爱情却写得平平静静无声无息。自始至终没有自杀男人的一句话。在这里,自杀绝不是怯懦,而是无尽的至情与爱意。他承受不了七子的呻吟尖叫嚎喊的折磨,爱的深挚与无助使他只有用死去寻求心灵的平衡与解脱。小说以从容平静的笔触写出了医生的冷酷,以无声无息的死亡令读者大吃一惊。这是什么样的爱?崇高、纯洁、神圣。读者的感受当是意想不到,肃然起敬。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见过这样的场面,因为自己的亲人负伤、出血,目睹者竟然面色苍白以至休克——心灵承受不了鲜血淋漓的刺激,不应归之于怯懦。所以《印第安人营》令我们惊叹故事的绝妙之余,更让我们感受情节“新鲜”的意外——给读者带来的审美快感与愉悦。“作品贵朴素,又要标新立异;忌猎奇,又要出奇制胜。它的标准是什么?也许有很多,但是尽管作品样式、风格、色彩、事件千变万化,根基只有一个:从生活出发,挖掘生活本身内在的矛盾,不可编矛盾。从人物性格出发,追求‘这一个’必然产生的思想感情与所作所为。合乎这个规律的故事情节,愈新、愈奇愈好。离开生活与人物的故事情节,愈新奇

巧妙,愈华而不实”<sup>①</sup>。新鲜的情节之于小说,其意想不到有如异峰突起,故事有趣味,人物亦鲜活。在《印第安人营》中,谁又忘得了产妇之夫为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呢?

《人生小站》写的是一列南下的列车徐徐进站,站台上出现了一个卖香瓜的小女孩叫卖香瓜。这时候,一个男孩子的头探出车厢,拿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要买个一块钱的香瓜。女孩子接过钱来,抬头看看他说:“这位大哥的脸好熟啊!”他莫名其妙女孩子竟然在下面讲起了一个与她的那个“他”的初恋故事:在一场大火中,他为了救出他们十几个打工妹,几次扑入棉纺厂的车间,她被救出来,可是他却被大火永远地吞噬了。男孩子听得入迷,好感人好悲壮,正在此时,发车铃响,停车三分钟的时间已到。他从肃穆的情境中苏醒过来,蓦地想起她还没有找给他四十九块钱呢。这时候,小说出现了下面的情节:

“你给我五十元,是吗?”女孩忽然带着泪痕黠笑,“我编的故事不值这点‘劳务费’吗?”男孩恍惚,幽幽地问:“一个英雄的故事?你竟然用它……”

“不错,正因为它美丽而动人,所以才有价值啊!”女孩看着车闸松动,好不得意。

男孩震愕瞬间,放声大笑:“你真蠢,你以为我会感动?我会没有零票?你摸摸,这纸币多薄,是深圳来的假钞票。”女孩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捏摸纸币。

“等着吧,让公安局抓着你,关押起来追查线索吧!”男孩笑得眉飞色舞。“你,你这个骗子!”女孩气白

<sup>①</sup> 梁信:《从生活到创作》,《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5日